史王

6A 麥子豪

每天七時左右出門回校，接上課，期間有一個二十分鐘的小息，其後亦是上課，然後是午膳，午膳後又是上課，四時放學回家，第二天再出門，這就是中學生活。

升上中學後，校園生活對我來說是極度無聊的。每天回校上課時，課室成為了催眠中心。老師拿起書本或粉筆，唸唸有詞，「催眠」我；我的眼睛都是勉強打開，用以「催眠」老師，使老師根據幻覺令自己成績表中的評語好看點，好一個「互動學」。小息只有區區廿分鐘，而且老師經常說要「借」用時間。午膳之後，手錶總是轉得比午膳前慢，老師也總是比較喜歡長篇大論。回家並不好過，又要溫習，又要趕功課，半分鐘空閒時間也沒有。有時我覺得，我並不需要上課，也不需要老師。反正我在上課時總是魂遊太虛，與周公暢所欲言；回家後亦會溫習（測考前兩三天臨渴挖井）。順帶一提，我成績平平。

中二的時候，我認識了文偉。

他整個學期都坐在我的旁邊，一開始時我們沒有什麼話題。從其他朋友口中得知，他有一個綽號，叫作「史王」。初時我不明白為何他有這樣一個負面的別名，以為他是一個骯髒的人。不久後才弄清楚此「史」是「歷史」之「史」。其實他幾乎跟我一樣，都是一個深受老師「誘導」的人。我眼睛的門戶正慢慢地開閉交替的時候，他已經倒在桌上，手垂過膝，完全進入催眠狀態，看來他是名大於實之徒。可是在他的成績表上，卻是萬「紅」叢中「兩點黑」，「黑」者就是世界歷史科及中國歷史科，幾乎滿分（也只有此兩科比我所得分數高）。看他在結業禮接過兩科的學科獎，才知道傳言非虛。據說他是第二年蟬聯「史王」寶座。

中三的時候，我們也是同班同學。

不知什麼時候，「史王」有時拿一個厚厚的文件夾回校，放學時又拿它離開。某天小息時，不知哪來的好奇心驅使我去問個究竟。我藉問他一道關於清初歷史的問題，希望順便打探那神秘文件夾的來龍去脈。怎料他在解釋的時候，由南宋金國解釋至明朝什麼女真和什麼建州等等，幾乎把整個滿清的背景都翻起來。對於不明白的地方，我問了不下二十多次，他都能解釋清楚，而且他所述的幾乎是那本所謂科書所沒有的資料。他介紹了很多參考書籍給我，像什麼《中國近代史》等等，對我來說當然是聞所未聞。當我記起我詢問的目的時，老師已準備進入課室了。當時我覺得，那廿多分鐘的小息比三年來早出晚歸的學習更有效。學年結業禮上，他第三年蟬聯「史王」寶座。

中四及中五的時候，我們亦是同班同學，也同樣地面臨很大的挑戰。

離公開考試還有兩年，只有公開考試成績達到標準者，才能升學。我自問成績非陪跑分子，也非出類拔萃，為了前途想，只能努力。至少我限制自己每星期不論有沒有測驗考試也要溫習（但基本上每星期都有，而且不只一次），不溫

習的時間也要做練習，而且還被迫對抗「催眠」，討厭得很，但沒辦法。公開試的範圍很廣，同學們又要考七個科目，除中文及英文外，其他也只能（我認為）以死記硬背之法方能應付。課程艱深，唯有請同學，歷史科目當然是請「史王」。他也不斷地用行動令我佩服。有次談及公開試，他說他討厭所有他沒有興趣的科目，更討厭用英文作答問題。中四及中五時，「史王」只有中國歷史科的學科獎。

公開試後，派發成績前，同學之間有一個聚會。我問「史王」他預計的成績如何，他不表樂觀。言談之間，我提及文件夾的事，他說他當年計劃寫一個關於中日甲午戰爭的小說，不過在中五初期放棄了。我問他原因，他避而不答。

終於到了派發成績之日。全級只有他一人能在中國歷史科考得甲等成績，但他卻默言無語地離開學校。我雖然知道自己能夠升學，但知道自己仍要接受「催眠」時，也不禁有些無奈。

其實深深被「催眠」者，某程度上不是我，實際上也不是老師，我們是被迫接受「催眠」的。但真正被「催眠」者，是自願被「催眠」，而且沾沾自喜的人。